



阡陌著

神骑狂飙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书 名: 神 骑 狂 飙

著 者: 阡 陌

出版者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(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)

(邮政编码 100034 · 电报挂号 6550)

排版者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激光照排室

印刷者: 北京二二〇七工厂

装订者: 北京密云水库装订厂

发行者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开 本: 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: 14

字 数: 300, 000

版 次: 1991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199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00,000—11,000

书 号: ISBN 7-5033-0208-9 / I · 180

定 价: 6.00 元 (膜)

(如有印刷、装订差错, 可向本社调换)

题 外 的 故 事

黄河发疯了。

黄河里象有千万头怪兽在嚎叫，狂风象妖魔的巨掌推拥着浑浊的浪头，风助水势，水借风威，突破年久失修的河堤，夺路狂奔，肆虐地撒泼，疯狂地流窜。

黄河发疯了。

它残忍地用毁灭来对待万物。席卷了村庄，吞噬了茅屋，拔倒了树木，冲毁了庄稼。广袤的原野上留下了它血腥的足印。它制造了饥馑、荒漠、黑暗、罪恶，留下了溺尸、饿殍、瘟疫。

混浊的黄水遍地横流，到处浸漫着草房顶、麦草垛；飘荡着桌子、凳子、门板、窗棂。旋涡里有人举着呼救的双手往下沉没，急流中一具具赤裸的尸体浮起、沉下，打了个转向东漂流。

这灾难是黄河造成的吗？

不！这是官家腐败的结果啊！他们横征暴敛，敲骨吮脂，年年打着河防的旗号来要粮派捐，你看刚刚过了一九二〇年夏天，可是河防捐已经收到一九四〇年了。年年收河防捐，年年无河防，白花花的银子流进地主老财和贪官污吏的腰包，而黄河年久失修，三年倒要两决口。

黄水滔滔。

一天，水上漂来一只白木箱。急流滚滚，狂风阵阵，一个浪头把白木箱猛地推向高出水面的土丘，妄图撞碎它，撕裂它。震动使得白木箱里传出一阵扯破喉咙的哭叫。木箱没有被孤岛撞碎，它侧了侧身子又随波逐流而去了。

流哇流哇，白木箱顺随着横流的黄水，流到皖北大集乡，流进了棒槌河。

棒槌河因黄河客水窜入陡涨起来，河水变成沸腾的泥汤，活象一条躁动不安的黄蟒，摇头摆尾，卷裹着上游流来的死牛、死羊、猪狗鸡兔，卷裹着浸泡得发白的男人、女人、孩子的尸首，也卷裹来了这只孤舟般的白木箱。

棒槌河北岸，河岸高阔，来仓堡村傍岸而立。高岸上搭了一个凉棚，财主蒋效雨穿着丝汗褂，摇着蒲扇，正指挥着家丁打捞财物，凉棚四周堆满了捞上来的床、柜、箱、笼、桌、椅、凳。

离凉棚半里远的地方，也有一个中年汉子在打捞，他叫权生，复姓东方。

东方权生是个心地善良的穷苦人。几天来，他手持带钩的长杆站在河边上，专门打救那些漂流过来的灾民。只要看见一息尚存，在波涛中双手乱晃，沉浮漂流的难民，拼着性命也要把他们营救上来。常常为救一个受难的同胞累得精疲力竭。

白木箱从上游漂下来了，东方权生隐约听见箱子里传出孩子嘶哑的啼哭声。他急忙伸出长钩，不料水急浪高，箱子被冲远了，钩子落了空。东方听得哭声凄惨，“哧”的一声裂开胸前衣扣，扒下褂子扔在脚后，“扑通”一声，如青蛙入水，直冲白木箱游去。

凉棚里的蒋效雨，瞥见东方权生捞了个大箱子，以为得了重财，忙指使他那帮狗腿子，如狼似虎般扑了过来，袖口一挽就动抢。

箱盖打开了，双眼圆瞪的蒋效雨脸色一沉，厌恶地啐了口唾沫。原来里面是一个穿着破衣衫，光着小屁股的男孩子。这个专趁大水发灾难财的黑心贼踹了箱子一脚，带领一帮狗腿子，象猎犬一样又到河边嗅去了。

东方权生心疼地从箱子里抱起孩子，这孩子生得浓眉大眼，虽然瘦弱，但骨架很大。

权生问：“孩子，你爹妈呢？”

孩子摇摇头，答不上来，只说他叫大江，今年三岁，说完咧着大嘴，一边哭，一边找爹要妈。

这哭声凄惨得让苍天落泪，河水打旋。东方权生听着，一边轻声抚慰着这个瘦弱的孩子，一边在箱子里搜寻着，想看看大江的父母有没给孩子留下日后寻找的凭据。可是箱子里什么标记也没有，只有两个黑菜团。他叹了口气，决心在沉重的担子上再压上这个不知名的弟兄撇下的苦孩子。可是他又担心，女人会不会同意自己这一善举呢？他准备等黄水消退后，去找在外乡给财主当奶妈子的女人好好商量商量。他想好心的女人一定不会拒绝的。

黄水退了，黄泛区一片凄凉。低洼地方的村庄平了，结实一点的瓦房也淤了一米多厚的泥沙。树叶让泥水撸净了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梢插在泥潭中，几只乌鸦站在干枯的树枝上，“哇哇”地叫着，它们在寻找尸首……

踩着泥泞的路，权生嫂回家来了。她左手挽着一个花包袱，背上背着一个刚会走路的男孩。进了门，她一眼看见九

岁的儿子玉海抱着个男孩在摇呀摇地哄他睡觉，心中十分诧异，便放下包袱问道：“嗨！这是谁家的孩子？”

玉海仰起脸来回答：“爹爹抱回来的，名叫大江！”

权生嫂明白了。她坐在床沿上，从玉海手里接过孩子，轻轻地抚摸着大江圆圆的头，又转身抚摸着随身带来的那个孩子的黑油油的头发，为难地长吁了一口气。

东方权生挖了一篮野菜回来，未曾开口，夫妻俩就会心地苦笑了，搂着各自领来的孩子，讲述起来历来。

权生嫂告诉丈夫说：这些时日，她惦记着全家的安危，好不容易待大水退了，才跟东家告了个假。今儿大老早往家赶，半路上忽然看见这个孩子正在河沟的泥潭里挣扎。哭啊，喊啊，嗓子已经哑得发不出音了，活象一只病势沉重的小猫。她说：“我不忍心看着这孩子在那前不着村、后不见店的荒野里等死，就把他背了回来，没想到，你也……”

夫妻两人计议了一番，决定把这两个孤儿收养下来。大江就取名叫东方玉江，权生嫂从河沟里救的这个就叫东方玉河。因见玉江比玉河长得大些，于是排行第二，玉河第三。三年后权生嫂怀孕足月又生下一个女孩，取名东方玉莲。

日月更迭，时光如箭，东方权生夫妇苦挣苦熬总算糊住了四张小嘴。

小兄弟三个同在苦水中浸泡，情意融洽，如同手足。说拾草一齐下手，让剜菜一同拿刀，真是要饭同路走，打狗同弯腰，一块糠菜窝窝掰三下，一瓢凉水三人轮口，苦难中长起的患难兄弟。

俗话说：跟富爹钻钱窟窿；跟穷爹刨地窟窿；跟贼爹打墙窟窿。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，这三个孩子虽不是同胞兄

弟，如今随了东方权生，也就一个个吃得苦，受得累，骨硬筋壮了。

东方玉河在兄弟三个中间，模样丑一些，最惹眼的是那塌鼻子，就象让谁用劲捺了一下似的，村上的小伙伴们都喊他“阿塌”。另外在他左耳根下还长了一片紫黑色的痣，所以大伙又在阿塌前面加上了“黑脸”两个字。

然而没想到黑脸阿塌长到十多岁时，竟被人认走了。

原来黑脸阿塌是南乡财主邱重千的小少爷。他的叔父邱三郎年轻时出国留洋，归国后在国民党军队里谋上了个副官的职位。衣锦荣归之日，回乡里来寻找多年不通音信的胞兄，不料只找到废墟一堆。邱三郎到处打听，才知道胞兄邱重千在十年前黄泛时，因抢霸土地与邻乡老财蒋效雨结下仇隙，两家械斗。后来，蒋效雨买通江洋大盗李巴癫子一伙，趁夜深人静之时烧了庄园，灭了邱家全族。只有塌鼻小少爷被一个家丁救出，但逃至半路上又遇上李巴癫子巡哨的人马，家丁只顾自己逃生，顺手把小少爷扔进了河沟泥潭之中……

经过一番明察暗访，邱三郎找到了已经年老的家丁，打听到了侄儿还活在人间。邱三郎因自己荒淫无度得过白浊，从此不生养，由于膝下无子，便找到东方家来，要把东方玉河领走。

东方玉河见一个耀武扬威自称是他叔父的陌生人要带他走，抱住院里的小树不放手，他不愿离开朝夕相处的爹妈兄弟，可是邱三郎不愿胞兄遗孤，豪门之后沦为乡民，毫不客气地差人将挣扎哭叫的玉河抱上了马车。

马车急驰而去，老远，还听见东方玉河在马车上哭喊妈

妈、哥哥和妹妹哩！这哭声揪着权生嫂的心，多少年以后她耳边还时时响着他的哭声哩。

俗话说：葫芦吊大瓢不歪。玉河一走，东方家只剩下三兄妹了，苦水的浸泡，使得他们心眼一样正：爱穷人，恨老财。

土块压不住喷发的源泉，石头压不住茁壮的草木。兄妹仨象破土而出的竹笋，一见阳光就往起窜高，终于长大成人了。

兄妹仨虽说是吃的一口锅里的糠菜，可是脾气禀性却大不相同。

玉海是大哥，家里给他压的担子就重些，加上他脾性随爹，老实巴交，为人小心，就是挂个油葫芦也得试三遍钉子。牛筋枝蔓的三棍子打不出句响亮的话，遇事总是忍气吞声的。

玉江呢，与大哥相反。外出打短工爱和穷爷们泡在一起，听他们说古道今，什么李逵、林冲、鲁智深……梁山好汉在他脑海里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

有一回，长工中流传着这样一件新闻：说是大别山里出了红党，他们人人头上有一颗闪亮的红星，红光灿灿能把黑沉沉的天地照明。还说红党专门与官家豪绅作对，杀富济贫、扶危济困。玉江听得入迷，几次溜出去想上大别山，都让玉海和爹硬追了回来。

又有一回，长工们谈论这样一个故事：说是南乡出了个红党交通员，有一天，他领着大儿子装作打柴的进山送信，没想到内部出了孬种，把他爷儿俩出卖了。白匪半路截住了他们。交通员父子十分英勇，凭着手里一把镰刀，一条扁

担，打倒了好几个白匪。爷俩一边奋战，一边偷偷将密信嚼烂咽下肚去。搏斗了足足有十几个回合，终因寡不敌众双双被捕。白匪把他们浑身上下翻了个遍，也没搜出信件。不死心又去抄他们的家，交通员的妻子、女儿和小儿子闻讯躲了起来。白匪没有得到共产党的秘密，恼羞成怒，将父子二人押到河边杀害了，人头挂在了城墙上……

玉江闻听，对父子英雄深为钦羡，他打听清了村名，一气跑了几十里路赶到南乡。只见交通员家的房屋已被火焚，焦土灰烬，一片废墟。听当地人讲，交通员父子的头颅，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被人爬上高杆摘去，下落不明。交通员的妻女、小儿子为躲白匪搜捕外出避难，也去向不明。

这个故事象一阵飓风，掀起东方玉江心海的波澜。他第一次知道，这世道不光是受人欺负的世道，还有人在为打倒官府豪绅、为改天换地而斗争。

乡土里培育出了东方玉江粗犷、刚毅、质朴、诚挚、憨厚的性格。他好打抱不平，吃不得半点窝憋气，是个宁愿站着死、决不跪着生的硬汉子。

玉莲最小，爹妈、哥哥也宠爱她。这姑娘十分内秀，明事理，识大体，心灵手巧，七、八岁就能帮妈妈作家务活。后来，大哥玉海娶了媳妇，嫂子喜梅也是穷家姑娘，姑贤嫂慧，如同同胞姐妹一般亲密。

东方玉江二十岁那年被日本鬼子抓了劳工，送到焦作下煤窑。历尽了人间辛酸，好不容易从地狱里逃跑出来。民族仇恨更进一步磨练了他那坚韧不拔的意志。

孩子们都长大了，为养家糊口，东方权生租了来仓堡大地主蒋效雨家的几亩薄地耕种，一家人苦挣苦熬糠菜掺杂，

勉强混个半饱，日子一直很艰辛。

蒋效雨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大地主，心狠手毒，贪得无厌，对天上过往的老鹰都恨不得逮住拔三把毛哩。对穷人都更甭说了，真恨不得骨头渣子里也能挤出四两油来。他是靠贪、狠、毒发家的土财主，胸无点墨。为了巴结官府，他一心想供儿子读书，指望能文武兼备，出人头地。他为独生子取名蒋文武，花钱打点把儿子送进城里洋学堂。后来，仗着他老婆和邱清泉的小姨子的婆婆家有点干亲，扯上了裙带关系，蒋文武便被保送到美国战车军官学校，学了三年。这下子鞋帮布作帽檐子——高升了。回国以后就当了战车营教官，过了不多久又当了营副。打从国外留学回来，这蒋文武跟他土财主老子可真不是一路货色了，浑身洋味，开口不叫“喂”叫“哈罗”。连他娘叫他吃饭，他也“欧开！欧开！”地答洋腔。蒋家的仆人当着面不敢吭，背地里都嗤鼻子，骂这个数典忘祖的洋奴。这家伙不光从洋爸爸那里学来了骄妄、残忍、嗜血成性，同时也承袭了封建老顽固的阴险、毒辣、刻薄、贪婪。

常言道，不入龟门，不受鳖气。东方权生自从成了蒋家的佃户，就短不了受蒋效雨的盘剥，吃蒋效雨的窝囊气。真是穷灾穷灾，越穷越灾。玉江二十五岁那年，逢上灾年，老天先旱后涝，庄稼颗粒不收。穷苦人只好用树皮、草根、观音土来填充肚皮。东方一家辛苦劳累了一年，只收了大半箩筐瘪谷，堆放在场院里晾晒。全家就指望这点瘪谷来维持一年的生活，把它看成了心尖、命根。

人说好心人象莲花，坏心人象毒蛇。这话一点也不假。蒋效雨家大业大，驴骡成群，可连牲口草料也穷算计。秋前

放到佃户地里吃青，秋后便赶到场院里吃黄。这年收成不济，地净场空，东方家这点瘪谷就成了稀罕物。驴骡常跑来偷食，其中有头灰色的驴子吃得最凶。权生老汉虽心疼这点救命粮，可又怕得罪蒋效雨。只好和玉海象请神一样扛着驴、骡的脖子往场外送，谁都不敢大声吆喝。

这一天早饭后，瘪谷刚摊上场，那群驴骡又跑来了。权生老汉和玉海照例往外请。西边撵了东边来，东边撵了西边来，弄得爷儿俩毫无办法。正巧玉江从地里回来了，一见这阵势，一时性起，抄起铁锨跑来轰赶。老驴见真要打它，撒蹄踢来，玉江气极，抡锨打去。那铁锨因日日使用，磨得锋快，“蹭”的一下把驴腓划破了一道口子。老驴一惊，甩着蹄子，乱晃着脑袋，蹁蹴着，甩着尾巴逃跑了。

东方权生见玉江惹了祸，回到家里忐忑不安，生怕会招致什么祸患。果然，过了半晌，蒋效雨一手拄着文明棍，一手抄着长袍，带着挂盒子炮的家丁如狼似虎般地赶了来。权生老汉闻讯，慌忙把玉江推出后门躲藏起来。

权生老汉想，“棍棒不加知罪人”，连忙赔情道歉。蒋效雨哪里容得东方权生多说，一口咬定东方家打驴欺主。一声令下，棍棒、皮鞭如雨点落在东方权生身上，顿时把老汉打得口吐鲜血趴在地上。直到把人打得奄奄一息，蒋效雨怕出人命这才止住家丁。接着不容置辩地说：“驴子流血过多，已经死了，一切损失由你家包赔。”

老汉心中纳闷，那驴只划了道小口子，出血不多，怎么会死呢？但逆来顺受的老汉不敢强拗，为了息事宁人，只得答应三天内赔蒋效雨一头壮驴。

乡亲们见老汉被打成那样，同情、怜悯，于是你凑一

份，我凑一份，东借西挪，总算凑足了十元大头银洋，买了一头壮驴。

三天期限到了。玉海牵着才买的驴送到蒋家，想要蒋家换给死驴。他估摸孬好煮个驴肉卖，也能抵一两笔账。不料蒋家收了壮驴，却只扔给玉海四个驴蹄，还说让他拿回去供起来。别看玉海性子蔫，可也受不了这侮辱，他憋了一肚子气，把驴蹄使劲扔回蒋家大门，说道：“你……你家供吧！”转过身大步走了。

过了几天，一个长工悄悄从蒋家来到东方权生的病榻前告诉他：“那驴子是蒋效雨让狗腿子宰了的。”

东方老汉愣住了，忙问：“咋回事？”

长工说：“蒋效雨的儿子蒋文武来信说，他们战车营要去徐州驻防，路过家乡。战车营的官佐都爱吃驴肉，让老爹多准备几只，到时好设宴接风。不巧你家玉江打了老驴，老贼就动了脑筋，来个一举两得，把驴宰了，既给儿子摆了全驴宴，又敲了你的竹杠……”

东方老汉一听，气得两眼发直，直觉胸闷腹胀，肺炸肝裂，“哇呀”一声，吐出一大口鲜血，跌扑在地。

闻讯赶回家来的玉江见此情状，烈火烧心，暴跳如雷，抄起镰刀，要到蒋家去拼命。玉海、玉莲生拉硬拽才拖住了他。

妈妈恨蒋贼，疼老汉，含泪忍恨，慌乱地给权生揉搓着胸口。

权生老汉年迈力衰，本来沉重的生活担子，已经压得他弯了腰，他象风中残烛一样。前些日子遇到了那阵狂风急袭，已经难以忍受，这一气更是风中夹雪，把老汉一下打萎

了。一病不起，第三日就残灯幽灭，撒手撒下老妻儿女归了黄泉。临死，他把玉海、玉江、玉莲和大儿媳叫到跟前，说：“孩子，我看不见你们的好日子啦！爹给你们留下了一脑袋债，对不起你们。”

“爹，别说了！这都是蒋老财害的。”玉江说。

“玉江说得对。爹本来想老老实实地过日子，学老牛，草草柴柴充饥，闷声卖力一辈子。可是，老财连这样的日子也不想让咱过啊！这条路，爹走给你们看了，等着爹的是死。孩子，你们都大了，爹不愁玉江、玉莲，愁的是玉海，脾气跟我一样，要吃亏的……”

“爹，我听人说西边河南山里有‘八大爷’的兵马，东边苏北有‘四老爹’的队伍，我想……”玉江道出了一个心头的秘密，玉莲机警地用手制止住玉江的话语，出门看看无人，才放心地走回来。

“逼上梁山啊！你们去闯吧！”权生老汉喘了口粗气，十分费力地说，“玉江，爹还有一桩心事，埋在心底多年了，我跟你妈商量过，你和玉莲都是苦水里生的苦孩子，如今都长成人了，你要不嫌弃玉莲，就……就定了亲吧……”

玉江听爹临终还关怀着他们的未来，心头不觉抖动起来。人常说，“豆腐心肠越煮越硬，铁打心肠见火就软”，玉江这条钢铁汉子，被救命恩人真挚的爱触动了心弦，豆粒大的泪水迸出了眼眶。

权生老汉一手拉过玉江，一手拉过玉莲，把两个人的手，吃力地放到一块，嗫嚅地说：“苦日月，你们……就慢慢……熬吧！”说罢，老汉脸上现出了一丝憾恨无穷的苦笑。突然，他好象看见空中有什么东西似的，猛丁坐起身，双手挖

擎着去抓，嘴里狠狠地嘟哝着“蒋……蒋……贼！”一双手僵直地举在半空，好半晌，他一挺身子倒下了。

权生老汉的眼没有闭。

东方玉海默默无声，用热泪来向父亲告别。妈妈抚着气绝身亡的老汉悲天恻地号哭着。哭声是那样的悲切，连门外的杨树也停止了喧哗，垂下了头。

东方玉江叫骂着一跳三尺高，手中挥舞着磨得锃亮的弯镰，要找蒋家算帐。嫂子喜梅和玉莲紧紧地拖住他，任怎么也不松手。

棒槌河呜咽着，带着这苦难的哭声向东流去，河上飘着一串串气泡白沫，象是向这不平的世道呜呜地愤怒呼喊。

事过不久的一天，蒋效雨进城会姘妇菜根香，傍晚回府，路过一片高粱地，他正在车轿中悠然自得哼着小曲，突然从一人高的高粱地里飞出了两柄柴斧，一把砍中车轿门楣，一把从蒋效雨头上掠过，击中轿后跟班的家丁，家丁当场身亡。蒋效雨忙命随从捉拿刺客，结果空忙一阵，任什么痕迹也没有找到。

受惊的蒋效雨虽没有抓到刺客，也没看清是谁，不过猜个十之八、九是东方家那个禀性刚强的二小子东方玉江。

一连几天平静无事，蒋家在是非池里按下了风波瓢，没有明令追查，却不断私下缉访。

按照当地习俗过了头七过二七，过了三七过五七，东方老汉死了一个多月，糠菜上供，凉水当酒，表了全家哀悼之心。

东方老汉下世百日，时刻记挂着丈夫遗言的妈妈，便催着玉江、玉莲完婚。

玉江和玉莲在生活的死亡线上共同挣扎，象结在一根藤上的瓜，两颗心儿一直象兄妹一样交融在一起。自从老爹给他们定亲以后，两个反倒有点隔膜了。然而，兄妹之情转化成的爱情，象一杯浓烈的美酒，分外甜醇，也分外强烈。这种转换也象鲜艳的桃花结成甘甜的蜜桃一样自然，他们更相爱了。表示爱情的方式在玉莲来说是一种少有的羞涩，而玉江则只会抓抓头皮，敦厚的嘴唇翕动几下。完全地心照不宣。在一个明月团圆的秋夜，他们月亮公公作媒，薄水当酒成了亲。

成亲后不久，来仓堡西边传来沉雷般隆隆的滚动声，颤抖的大地上开来了乡下人从没见过的怪物——坦克车。

蒋家的大少爷，国民党战车营副蒋文武，耀武扬威地带着坦克车队路过未仓堡。

蒋家大宅可忙坏了，又是宰猪又是杀羊，又是解牛又是屠狗，摆了七七四十九桌宴席，全鸡全羊全鸭不说，还专门摆了从活母猪肚里扒出的猪胎给蒋文武的同僚接风。

蒋家大宅里乐，来仓堡可就哭。那些丘八老爷抓鸡抓鸭连毛烤了吃。圈里的猪，栏里的羊，街上的牛，见着了就拿刺刀捅，捅倒了就拖走。闯进家宅，不管里屋外房，有值钱的就拿，有好吃的就装。姑娘媳妇更遭了劫难，只要让匪兵看见，就被拖去糟蹋，一时间来仓堡哭声连天，怨声载道。

就在这一天的酒宴上，蒋效雨给儿子递了个话：“有东方兄弟在，如芒刺在背，如鱼骨鲠喉！”

也就在这一天晚上，月亮还没有升起的时候，玉江、玉海被堵在家里，让匪兵抓了壮丁。

第二天，坦克车要开拔了。东方玉海同许多被抓来的壮

丁一起，被硬逼着换上了黄色的匪军服，成串地拴在坦克上，壮丁们挣扎叫骂。玉海闷声不语，绝望地看着送行人群中的年老的妈妈和怀孕的妻子以及妹妹玉莲，两行苦泪顺着面颊涔涔地流下来。

东方玉江被拴在后边的坦克上。他不甘心束手就擒，偷偷挣断了手腕上的绳索。

坦克开动了，尘烟滚滚。

人群乱了，那些壮丁眷属们，疯了似地追逐着坦克。

东方玉江瞅空子纵身跳下坦克，挤进了人群，坦克上的匪军们一愣，慌忙吆喝着停车抓人。

此时，人群中站着个膀大腰粗的中年汉子，此人生得眉眼开阔，嘴巴上生着乌楂楂胡须，见玉江跑近一把将他拖到身后，顺手摘下自己头上的破毡帽扣到了东方玉江头上，然后，大汉装着慌乱夺路的模样，拦挡了一下跳下坦克来追捕的匪兵。一个匪兵噔的给了他一枪托，他这才若无其事地偏了偏身子让他们过去。

东方玉江乘机穿过人群，拼命奔跑。他跳过水沟，拐过房角，钻过拦路的篱笆。匪兵开枪了，子弹在他头顶嗖嗖地啸叫着穿过。玉江毫不惧怕，一个劲地跑着，此刻他只有一个念头：逃出去投“四老爹”的队伍，将来好报深仇大恨。

眼看就要摆脱掉追赶的匪兵了，突然从前方斜窜过几个人来，一下拦住了他的去路。原来是闻讯赶来的蒋家大宅的家丁。

寡不敌众。家丁们一窝蜂扑上去按住了东方玉江。

蒋效雨也赶来了。他见东方玉江没跑掉，念了声“阿弥陀佛”，令狗腿子取来一副二十七斤重的脚镣砸到玉江腿

上，随即把玉江押回了蒋家大宅，交给还没启程的蒋文武。

戴着墨镜，洋气十足的蒋文武正准备出发，见抓来了逃跑的玉江，便气冲冲地走过来。他头上斜扣着一顶马桶盖似的大檐帽，脸色十分苍白，眼窝深陷，眼珠子乌溜溜地转着，脸上的肌肉索索抖动。他一只手插在斜挎的牛皮武装带里，一只手捏了根纸烟。一见到玉江那不驯服挺胸昂首的样子，他就有一种本能的反感。他走上前抬起了穿着皮靴的脚狠狠朝东方玉江踢去。东方玉江毫不示弱地提起了带镣的脚。

“当唧唧！”铁镣发出了清脆的声响，蒋文武正踢在铁镣上，虽然鞋厚不觉疼，却差点被铁镣绊了个跟头。他心中一惊，眼前金星直进，好不容易才稳住了身子。

蒋文武抽搐着鹰勾鼻子，恼怒地甩掉烟蒂，解下武装带，拢在手里朝玉江抽去。

东方玉江一声咳嗽，冷不丁飞出一口血痰，象箭簇一般射向蒋文武，正糊在蒋文武的眉眼上。

蒋文武擦去血痰，左手按住枪套，右手掏出手枪要打。

周身血液已经被仇恨烈火燃烧得沸腾的东方玉江，毫不畏惧，挺着胸膛迎了上去。

蒋文武没有立即扣动扳机，他望着不怕死的东方玉江，一丝兽性的狞笑，从那死尸般惨白的脸上闪过，他阴毒地从鼻孔里挤出一句话，那声音仿佛一条狼狗的狂吠：“哼！赏你一粒子弹，太便宜了。我要让你尝尝我的坦克车的厉害！”

说罢，他吩咐狗腿子从蒋家大宅取了一盘两丈长的麻绳，系在玉江的铁镣上，另一头系到最后一辆有“149”白漆符号的坦克车上。

东方玉江明白，这兔崽子是想让这怪物将自己活活拖